



大鱼文学

绯火
霁月
著

nile

因为他用心地爱过你，多日未归，他
知道自己将会有，拿本支票给他们的手，
他生的山河岁月是……

我心切慕你，
如鹿 慕溪水



You Gave Me
The Best
Time

我心切慕你，
如鹿 慕溪水

You Gave Me
The Best
Time

嫣云，我不想和你像太多偶像剧那样，纠葛到最后，幽幽叹一句，我们都败给了现实。
我的现实就是要和你在一起。

万人票选最融化人心的浪漫追逐——
你有没有试过，爱一个人八年的滋味



我心切慕你，
如鹿慕溪水

WOXIN
QUEMUNI

RULU
MUXISHUI



绯火霁月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心切慕你，如鹿慕溪水 / 绯火霁月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511-2314-3

I. ①我… II. ①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5020号

书 名：我心切慕你，如鹿慕溪水

著 者：绯火霁月

策划统筹：张采鑫

特约编辑：吴莲伍利

责任编辑：卢水淹

责任校对：齐欣

封面设计：颜小曼

美术编辑：许宝坤

内文设计：颜小曼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0311-88643225

印 刷：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9

字 数：249千字

版 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11-2314-3

定 价：24.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001」
楔子

「002」
第一章
／心软成命／

- (1) 我非薄荷为何心凉
- (2) 五月的晴天闪了电
- (3) 经历多少错过才来到今天
- (4) 我们因天真在这世上受苦
- (5) 有时幸福只是水中倒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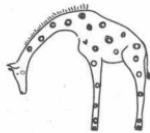


「046」

第二章
／眉间心上／

- (1) 像火车一样擦肩而过
- (2) 有些微笑，是拿心让火去烧
- (3) 好处你拿，黑锅我背
- (4) 沦陷在突如其来的温柔里
- (5) 你恰似我的良辰美景
- (6) 一天的美梦随太阳西沉

目录



「134」

第三章 ／宛如初恋／

- (1) 梦醒后仿佛不曾相依
- (2) 山不来就我，我就去就山
- (3) 兵不厌诈，信者得爱
- (4) 像星星和白昼一样没交集
- (5) 纵离散，我盼回头仍是你

「204」

第四章 ／爱似眠蝉／

- (1) 怎逃脱你撒的地网天罗
- (2) 对的人有颠扑不破的缘分
- (3) 你是我寸土不肯相让的城邦
- (4) 良辰美景共赴，天崩地裂共度
- (5) 看日出必须守到拂晓

楔子

他用指腹轻轻抚摩着米嫣云的眼眶，将手指搁在她眉头的位置：“这里，叫作攒竹。”他的声音带着流水般的愉悦。

他的手指滑向她眉弯：“这里，叫作鱼腰。”手指又滑向眉尾，“丝竹空。”手指最后停留在下眼睑：“而这里，叫作承泣……”

米嫣云有点儿讶异，不知道他要干吗。

他静静地看着她，眼神温柔地涌出笑意：“以前背书时，这些美丽的名词大概是枯燥的专业书不多见的亮点，那会儿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给穴位起这么动听的名字……但现在看到你的眼睛，我就懂了。”

被当作专业课活标本的当事人慌忙低下头，以便藏起爬上脸的羞涩。

她却不知那男人把欣赏她的桃腮如晕，都当作人间一大美事。

W O X I Q E M U N I .



心／软／成／命

第·章



R U T U M I S H U T



(1) 我非薄荷为何心凉

生活总会在你觉得诸事顺利而麻痹大意的时候，出其不意地给你当头棒喝。

那天早晨，一切如常，米嫣云根本没感觉到，命运暗暗地对她扬起了嘲弄的笑容。

她临出门在鞋柜边弯腰换鞋，突然感觉背后有人缓慢靠近，近到她直起身就感觉到暖暖的呼吸喷在后颈窝，她不自觉地一缩脖子。

她微笑着回头，晨风扑面，扬起浓密的三千青丝，一顰一笑都那么醉人，却没有得到预期中的拥抱和贴面吻。

她只看到穆云帆那一张过分严肃的脸，眉毛拧成了疙瘩，眼神凝着冰。热脸就这样被冰镇。

为什么她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墨菲定律说，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那么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早晚都会发生……是的，米嫣云也无可逃避。

她安稳的小世界在那一刻，忽然风云突变，天翻地覆。

距离那个令人难熬的早晨，已经过去二十几个小时了。

初夏的天空找不到一丝浮絮和杂色，煦日当头，熏风拂面。

米嫣云迅速换好衣服，然后对着镜子仔细端详自己的脸，又在眼圈周围抹了厚厚的一层遮瑕膏。

凑合吧，黑眼圈几乎看不出了。

离婚的感觉，一百个人有一百种说法，个个催肝裂胆。



米嫣云只是失眠了大半宿，症状算轻的。

米嫣云居住的地方是城市盲肠地段，她用手机地图查了一下，附近打车指数低得可怕。

她到达和许玉琢约定的“桃源”餐厅，已经是半个小时后了。

高档会员制的“桃源”餐厅，只做会员生意，对每位客人建立对应的专门档案，将会员的年龄、口味和偏好等都一一记录在案。

光入会费已让小老百姓咂舌，薄薄一张会员卡都仿佛镀了金。

进门之前在门边探头探脑的米嫣云，大概是所有顾客中气场最弱的一个。

她一来这儿就涌起不好的回忆——在许玉琢的强压下办了“桃源”的会员卡，乃人生中罕见的浪费黑历史。

愁容满面的美人那也是美人，打一进门起她就像块磁石，吸引了在座半数以上男士的目光。

跌宕有致的身材，精雕细琢的五官。瞧那蛾眉宛转、善睐明眸，像不像传说中的桃花面？

餐厅气氛暗暗变了，许玉琢不用看也知道米嫣云来了。

毕业两年，大部分同学都已经迅速融入生活，变得世故，只有米嫣云依然故我，绝美而不自知，投身社会染缸仍像块未经打磨的原石。

电视上精明能干的“嫣云主播”是另一个人，或者说是电视台把“软柿子”包装出了硬派形象，一个假象罢了。

“这里！”

许玉琢停止胡思乱想，朝门口招手。米嫣云眼睛一亮，一路小跑过来。

米嫣云放下包还在喘气，一开口就是一连串意料之中的道歉。

这家伙的自我反省型人格又发作了。

“我等得蜘蛛都结网了！”许玉琢伸出“一指禅”把米嫣云的脑门儿都戳红了，“怎么不叫穆云帆开车送你呢？我记得婚宴之前他刚刚辞职，才过了十来天就找到工作了，这么闲不住？”

许玉琢嘴上凶巴巴的，动作却暴露出关心——她推了一杯巧克力冰激

凌到米嫣云面前，让米嫣云解渴。

那张美人巴掌脸露在半颗草莓、几颗桑葚旁边，一点儿水果就把她衬托得天真烂漫，可爱到不行。

“他有事……”

许玉琢观察着，突然笑出声：“你瘦了！来，多吃点儿。”说着，她又推过来一个盛在碟子里的小蛋糕，压低了声音，“是不是新婚燕尔，被穆云帆缠着‘运动’太多了？”

“别胡说了。”米嫣云的动作停滞了一下，脸色窘迫到苍白。

怎么会是苍白而不是红番茄？

嗯，都差不多。

“呃？你的发梢怎么湿了？”许玉琢眼尖地发现。

米嫣云听她这么一问，顿时脑门儿上冒出金光闪闪两个大字——哀怨。

米嫣云侧过身让她看自己的肩膀——连衣裙的吊带上还有块湿印子。

米嫣云在来的路上，途经一个岔路口时，从旁驶过的客车突然飞出一个饮料瓶，还是玻璃质地，被碰到脑袋的话估计会被直接开瓢。

米嫣云侥幸不死，可活罪难逃，瓶子里面没喝完的饮料洒了她一身。

为避免许玉琢等太久，米嫣云在路边水龙头清洗了一下就跑过来了，没折返回家换衣服。

人若倒了血霉，那霉运真是接二连三地光临：喝凉水塞牙、打呵欠闪了腰、放屁都砸脚后跟！

友人的凄苦并没能唤起许玉琢薄弱的同情心，她毫不掩饰地拍桌狂笑，桌上餐具都跟着一齐颤抖。

米嫣云瞪着她满脸黑线。

许玉琢忍不住说：“嫣云，你好歹是人妻了，能长进点儿吗？你记不得，读大学时有个男的追你大半年，帮你打开水、帮你刷碗，亦步亦趋地跟着你，眼看要成事，却前功尽弃，最后他撤退的理由是……久了才发现，你说话跟客服似的，有点儿没意思。”



米嫣云对自己不熟、不来电的，那真是一个标准的闷葫芦。

吐槽完毕后，许玉琢话锋一转说：“不过还好，穆云帆出现了。”

“每个女人都是各有千秋的宝石，最大的幸福不是遇见最完美的男人，而是遇见最欣赏你的男人。你平时虽然闷，虽然无趣，虽然想法常常幼稚天真……可是穆云帆喜欢。他疼你宠你，这就足够啦。”

许玉琢俨然化身文艺范的情感热线，侃侃而谈。

米嫣云也想了很多。

穆云帆个性活泼，看上闷葫芦的她，朋友们都说，两个人一静一动，正好互补。

在两人郑重交换戒指的那一刻，她天真地以为一生就这么被决定了，这个男人，拿什么她都不换了。

脱下婚纱那晚，他抱着她耳鬓厮磨，说：“从今往后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我穆云帆一生一世陪着米嫣云。”

对此，她曾深信不疑。

穆云帆还把他的QQ签名改成了“Home is wherever I’m with you”。

一切圆满得好像虚幻一般，仿佛飞在云端，生活中的所有缺憾都在爱情中被弥补完了。

可一转眼，现实甩了她一个响亮的巴掌，抽得她皮开肉绽。

言犹在耳，物是人非，他的QQ签名也只维持了十天。

许玉琢此时还在说：“幸福不是每个人都为得到最好的，争得头破血流，而是你喜欢喧嚣人世，就得到了软红十丈；你喜欢淡泊宁静，就得到了白鹿青崖……嫣云嫣云，你怎么哭了？”她将一包纸巾塞到米嫣云手上，又问道，“太幸福了？”

米嫣云揉着眼角没有开口，知道跟神经大条的朋友也解释不清。

这不，许玉琢还沾沾自喜上了：“看来我口才大有长进，三言两语就把你感动哭了。唉，穆云帆给我什么好处了，我在这儿帮他歌功颂德的，改天一定要讹他一顿饭。”

“一定、一定。”米嫣云哼唧了两下止住了哭声。

再哭下去，许玉琢就该发现不对劲了。

米嫣云抹了抹眼泪，勉强扯出一个笑容。

许玉琢看她破涕为笑，放下心来，立刻发挥“吃货”本色招呼服务员按两人口味分别配菜，接着顺着“穆云帆”这个话题继续聊了下去。

但是，每个字都像绣花针，细细密密地扎着米嫣云的神经。

穆云帆温柔体贴、优秀绝伦？从表面上看去，他的确如此。

细究起来，仅仅因为旁观者不知内情罢了。

米嫣云转移话题，问许玉琢手边那本是什么书。

“《为我着魔》，讲两性吸引的书，说白了就是专门教男人怎么追女孩子。”

“那你一个女的干吗还看这种书？”

许玉琢狡黠一笑：“当然是为了把握时代脉搏，了解最新‘骗术’，知己知彼，谨防被骗啊！”

“我觉得成旭不是那种人。”

许玉琢的男友投行出身，工作勤奋，温文有礼，哪里像色心大发的心机鬼了？

“这一点我和你看法相同，我许帮主的眼光错不了。不过这本书当厕所读物还不错……”她说完就揣着书上洗手间了。

许玉琢刚一离座，身后的米嫣云就长舒一口气，强撑了半天的微笑垮了下来。

忍眼泪如炼钢，还真是一点儿也不假。

米嫣云操起刀叉狠狠切牛排，活像那牛排跟她有血海深仇。她切着切着，热热的液体终于滚落下来，泪水和着牛排被一起咽了下去。

没事，哭对缓解情绪压力是有益的。

人都郁闷时会产生有害的物质，有害的化学成分会随着眼泪排出体外，实验证明，“健康组”比“患病组”更多爱哭鬼。



为自己找到了理论依据，米嫣云一个人在座位上不管不顾地“开闸放水”，哭成了一个泪人儿。

心软和爱哭，常常不分家。

米嫣云委屈——穆云帆的确够“实诚”，斤斤两两都算得清楚，他们现在住的房子是米嫣云父母留给她的，结婚的时候她在房产证上添了他的名字。昨天，他向米嫣云提离婚，还厚颜无耻地表示要分走五十多万。

这钱要是米嫣云胆敢不给，好，那就卖了房再分房款。

混了小半生，连窝都卖掉，那凄惨的光景她不敢想。

此外，车子、柜式空调、真皮沙发这些同样分割不了的东西，也变卖分钱，米嫣云看上哪样，就出一半的钱买走。

总之，他把一切夫妻共同财产都看在眼里，算盘拨得哗啦响，搬家时把牙膏都装兜里揣走了……

人心比墨黑，看似君子实为禽兽。

现在一想起那人，她心里绞出来的都是苦水……

眼睛不觉蒙上了一层水雾，喉咙里净是压抑的唏嘘，没出息的“金豆子”一串接着一串。

米嫣云对着一桌子菜哭到抽搐，虽然是全程无声的那种。

身边有些朋友的婚姻再不幸，至少熬过一年半载，她倒好，不是“年抛”“月抛”，而是“周抛”！

越想越悲愤，米嫣云哭得更起劲了。

她哭痛快了，脸部肌肉乱战之际，却瞥见餐桌旁边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双系带的男士皮鞋。

她被吓得不轻，这人属猫的啊？走路都不带声音？

她好奇地抬眼去看，一时愣在那里。



(2) 五月的晴天闪了电

那是一个很好看的男人，黑眸闪亮，身材修长。

米嫣云眼前仿佛有火花闪过，电光石火一般。

本杰明曾说过：“真正的爱情是一道闪电，人的心会在亿万伏特里抖得像个筛子，没有被击中过便不会知道后来的事情，我化为灰烬了。”

临近高三毕业时，米嫣云迷上一个偶像剧里的男明星，有了情窦初开的迹象，她便把这句话端端正正抄在笔记本的扉页上。

许玉琢当时将笔记本借过去后又还回来，在后面添了一句：

“都烤熟了，还矫情呢？”

咳咳，扯远了，许同学真是小清新杀手。

这男人的出现，令米嫣云感到整个餐厅都亮堂了几分。

“桃源”装修得再好，也是个祭“五脏庙”的地方。因为他的出现，它摇身一变成了衣袂飘舞的T型台。

他的睫毛可真长啊，眼睑下方投下一一道阴影，眨眼间，像被风撩动的芦苇轻颤。

睫毛掩映之下，目似寒潭，又好像秋水与星辰，眼波流转中漾出了慑人的光芒——米嫣云觉得自己在哪儿见过他？

穆云帆算是好看的了，但这人比他还要好看。

她目测他海拔185厘米以上，身材微微有些倒三角，名流般的绝佳气质。

虽名牌加身，但他没有一丝让人厌恶的暴发户气息，反而显得俊逸脱俗——完全就是照着她的审美观长的嘛。

不对，应该是照着大众的审美观长的。

因为餐厅里的女士，有半数以上正看他看得眼睛发直、魂不附体。

这时要是有小偷趁机偷钱包，一偷一个准。

“你好，找我有事？”米嫣云疑惑又忐忑，快被这个人生生逼出“异

性恐惧症”。

面对难以直视的俊美脸孔，是女人都会紧张。

经她提醒，那男人如梦初醒，回过神来轻咳一声：“麻烦，收一下你的腿。”

“啊？”

自己的腿有什么问题？

米嫣云忙不迭往自己腿上看，才发现刚才哭得投入，难免忘形，左脚不自觉地外伸，把旁边一条过道给严严实实拦住了。

那霸道姿势，只差没说“留下买路财”了。

原来人家过不去。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米嫣云醍醐灌顶：那男人并不是朝她走来的，他的目的地是她背后的空座位。

“桃源”一到周末人满为患，连二楼雅间都塞满了人，需要提前半天订座，现在只有她背后的位置还空着。

她尴尬得自作多情的小脸都要燃烧起来了。

她忙不迭收回腿，却顾此失彼忘了桌面的情况。

她袖子一扫，不慎将什么东西扫落——

“当心！”说时迟那时快，那男人极有风度地伸手相助，身体微微一倾将那东西接住，另一只手还稳住了米嫣云，避免她还有后续动作，扫下更多餐具。

待她坐稳，他才将手心里的东西递还。

他出手及时，怎么说呢，如果米嫣云是武侠小说里那些寻找接班人的师太师公，一定会拉着这只手赞一声：骨骼清奇、慧根深种，便立马收了他做关门弟子。

薄脆的骨瓷碟被他握着，普通的酱油碟好像飞升成《鉴宝》里的绝世珍藏。米嫣云一瞬间领悟了手模对手部饰品的意义。

像那男人那样的手，铜顶针都能被他戴成金戒指吧？

这男人敏捷的反应，漂亮的身手，直把周围一圈人都看呆了。

米嫣云呆愣得连“谢谢”都忘了说。

她靠得足够近，近到鼻子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男香。细若游丝，可是特别好闻，类似于柑橘混合矿石的香味，有一种温柔坚定的意味。

骨瓷碟完璧归还，她的魂却让人家勾走了。

身后的服务员拉开椅子让“美男”坐下，周围响起女人们的一片骂声。

“魂兮归来！”许玉琢从洗手间回来，伸出手在米嫣云面前晃了晃，“一动不动想啥呢，思考宇宙的真谛？”

米嫣云抬起脸。

“嘆——”许玉琢到底忍不住喷笑出声，“你装什么怪相？！”

“怪相？”嘴角沾到饭粒，还是牙齿上贴了葱皮？米嫣云不解地竖起碟子。

一照之下，她自己都被雷焦了。

难怪刚才“美男”会看她看到出神——碟子的光洁釉面，倒映出一张堪比妖怪的鬼脸。

从淘宝上买的遮瑕膏，打五折，防水效果显然也打了对折。

她刚才一番风雨交加地哭，脸颊上被冲刷出两条壮观的“地沟”……

这副尊荣，配合她刚才下意识把嘴噘得直上云霄的表情……

天哪！如花都没她能扮丑啊！

刚才那男人不是被她“惊艳”，而是被她“惊悚”了。

这还没完，当下许玉琢就中气十足地给她上化妆课，勒令她以后不许贪便宜买地摊货化妆品：“看吧，流个汗一秒变凤姐。”

话音刚落，她们身后便传来压抑不住的低沉笑声。

米嫣云连钻桌子的心都有了，她赶紧揣着卸妆液去洗手间把整张脸都擦了个遍。



一顿饭吃得味同嚼蜡。

末了，“美男”吃完率先走人，从她们身边经过时，许玉琢突然说：“嫣云，你闻到什么香味了吗？”

“闻到了，是你手上洗手液的味道吗？”米嫣云的反应一向慢半拍。

“……我是说刚才走过去那男人身上的。”

衣袂一飘，激起一阵清冽的香气，许玉琢此刻仿佛闻香识人，瞥着他的背影说：“世界真的太小了，咱俩只顾埋头苦吃，敢情背后就坐着我们的校友都没发现，刚才再怎么说也该过去打个招呼的。几年不见，他越发地帅了呢，看一眼都让人受不了。对了，我还听说他现在在市医院当牙医。”

“玉琢，你是说，我们和那个人是高中校友？”

“不仅是校友，还是同一个年级的。你连江逸都不知道？”

“江逸……”原来他叫这个名字，并且和她同届？

“你当真不知道？江逸高中时代就长得很招人了，名动校内外哦。”

米嫣云努力折腾她那点儿不争气的脑细胞，为啥她毫无印象？

“记不得可以理解，那会儿你纯净得跟矿泉水一样，有几个追你的男孩子，全被你用面瘫脸吓退了。

“向你告白的更没好结果。你一直待在漫画书的世界，沉浸自己的世界里。”许玉琢一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他们还说，我们学校‘女看米嫣云，男看江逸’，你俩几乎是默认的校花和校草了。但是，校草的看点比你多，我记得最劲爆的一次，咱学校俩女生对江逸的争夺摆到明面上来了……”

那两个女生均是江逸的同班同学。

一个是校董的女儿，如珠如宝地养大；一个是体育特招生，打篮球的水平达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

但她们成绩都非常差，老师让学习好的同学帮助一下后进生，采取一对一的互助模式，结果这两个人都要学习委员江逸辅导自己，不要别人，矛盾就此产生。